



白氏長慶集

五
以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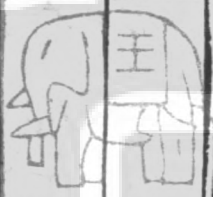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八

奏狀一

凡十首

初授拾遺獻書

元和三年進



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頓首謹昧死奉書于旒扆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遺前充翰林學士者臣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者再黷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庭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

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闡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鄉里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廐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伸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將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荅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顚顚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今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候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闕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款屏營之至謹言

論制科人狀

近日內外官除改及制科人等事宜

右臣伏見內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警遠近之情不無憂懼喧喧道路異口同音皆云制舉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時事思獎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

亂中外謂爲誑妄斥而逐之故並出爲關外官揚於陵以考策敢收直言者故出爲廣府節度韋貫之同所坐故出爲果州刺史斐垧以覆策又不退直言者故免內職除戶部侍郎王涯同所坐出爲虢州司馬盧坦以數舉事爲人所惡因其彈奏小誤得以爲名故黜爲左庶子王播同之亦停知雜臣伏以裴垧王涯盧坦韋貫之等皆公忠正直內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權致之近地故比來衆請私相謂曰此數人者皆人之望也若數人進則必君子之道長若數人退則必小人之道行欲卜時事之否臧在數人之進退也則數人者自陛下嗣位已來並蒙獎用或任之耳目或委以腹心天下人情日望致理今忽一旦悉踈棄

之或降於散班或斥於遠郡設令有過猶可優容况且無瑕豈宜黜退所以前月以來上自朝廷下至衢路衆心洶洶驚懼不安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審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傳者紛然皆去裴垧等不能委曲順時或以正直忤物爲人之所媒孽本非聖意罪之不審陛下得聞之否臣未知此說虛實但獻所聞所聞皆虛陛下得不明辯之乎所聞皆實陛下得不深慮之乎虛之與實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直言誰當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輕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臣又聞君聖則臣忠上明則下直故堯之聖也天下已太平矣尚求誹謗以廣聰明漢文之明也海內已理矣賈誼猶比之倒懸可

謂痛哭二君皆容納之所以得稱聖明也今陛下明下詔令徵求直言反以爲罪此臣所以未諭也陛下視今日之理何如堯與漢文之時乎若以爲及之則誹謗痛哭尚合容而納之况徵之直言索之極諫乎若以爲未及則僧孺等之言固宜然也陛下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爲陛下流涕而痛惜也德宗皇帝初即位年亦徵天下直言極諫之士親自臨試問以天旱穆質對去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此皆指言當時在權位而有恩寵者德宗深嘉之自第四等拔爲第三等自畿尉擢爲左補闕書之國史以示子孫今僧孺等對策之中切直指陳之言亦未過於穆質而遽斥之臣

恐非嗣祖宗承耿光之道也書諸史策後嗣何觀焉陛下得不再三省之乎臣昨在院與裴垪王涯等覆策之時日奉宣令臣等精意考覆臣上不敢負恩下不忍負心唯秉至公以爲取捨雖有讐怨不敢棄之雖有親故不敢避之唯求直言以副聖意故皇甫湜雖是王涯外甥以其言直合收涯亦不敢以私嫌自避當時有狀具以陳奏不意羣心嗷嗷構成禍端聖心以此察之則或可悟矣儻陛下察臣肝膽知臣精誠以臣此言可以聽採則乞俯迴聖覽特示寬恩僧孺等准任例與官裴垪等依舊職獎用使内外人意歡然再安若以臣此言理非允當以臣覆策事涉乖宜則臣等見在四人亦宜各加黜責豈可六人同事

唯罪兩人雖聖造優容且過朝夕在臣懼惕豈可苟
安敢不自陳以待罪戾臣今職爲學士官是拾遺日
草詔書月請諫紙臣若默默惜身不言豈惟上孤聖
恩實亦下負神道所以密緘手疏潛吐血誠苟合天
心雖死無恨無任憂懼激切之至

論于頔裴均狀

于頔裴均欲入朝事宜

右臣聞諸道路皆云于頔裴均累有進奉並請入朝
伏聞聖恩已似允許臣側聽時議內酌事情爲陛下
謀恐非穩便晝夜思慮不敢不言伏見真元以來天
下節將握兵守土少肯入朝自陛下刑服三兇威加
四海是得諸道節度使三二年來朝廷追則追替則

替奔走道路懼奉命之不暇斯則聖德皇威大被于
四方矣夫謀宜可久事貴得中當難制之時則貴欲
令其朝覲及可制之日則不必使之盡來何則安衆
心收衆望在調馭之得其宜也臣伏見近日節度使
或替或追稍似煩數今又許于頔等入奏或慮便留
在朝臣細思之有三不可何者竊見外使入奏不問
賢愚皆欲仰希聖恩傍結權貴上須進奉下須人事
莫不減削軍府割剥疲人每一入朝甚於兩稅又聞
于頔裴均等數有進奉若又許來荆襄之人必重困
於剝削矣奪軍府疲人之不足奉君上權貴之有餘
伏料聖心知之深所不忍此不可一也臣又竊聞時
議云近日諸道節度使或以進奉希旨或以貨賄落

身謂恩澤可圖謂權位可取以入覲爲請以戀闕爲名須來即來須住即住要重位即得重位要大權即得大權進退周旋無求不得天下節度使盡萌此心不審聖聰聞此議否今于頔等以入覲爲請若又許之豈非須來即來乎既來必以戀闕爲名若又許之豈非須住即住乎則重位自然合加况必求之乎大權不得不與况必圖之乎重位大權人誰不愛于既得則茂昭求之臣聞茂昭又欲入朝已謀行計茂昭亦宰相也亦國親也若引于頔爲例獨不可乎若盡與之則陛下重位大權是以人情假人也授之可乎若獨與彼不與此則忿爭怨望之端自此而作會侍門已開矣速杜之又令于頔等開之臣必恐聖心

有時而悔矣其不可二也臣又竊見自古及今君臣之際權太重則下不得所勢太逼則上不甚安今于頔任兼將相來則揔朝廷之權家通國親入則連戚里之勢勢親則踈者不敢諫權重則羣下不敢言臣慮于頔未來之間內外迎附之者其勢已赫赫炎炎矣况其已來乎臣恐于頔未到之間內外合言者已不敢言矣况其已到乎脫或至此陛下有術以制馭之耶若用術制之不如不制之安也若又無術將如之何且于頔身是大臣子爲駙馬性靈事迹陛下素諳一朝到來權兼內外若繩以規制則必失君臣之心若縱其作爲則必敗朝廷之度進退思慮恐貽聖憂其不可三也凡此三不可事實不細伏乞聖覽再

三思之今臣所言皆君臣之密機安危之大計伏望
秘藏此狀不令左右得知况臣以跡議親以賤論貴
語無方便動有悔尤言出身危非不知耳但以職居
近密身被恩榮苟有聞知即合陳露儻言而得罪亦
臣所甘心若默而負恩則臣所不忍伏希聖鑒俯察
愚誠謹具奏聞謹奏

論和糶狀

今年和糶折糶利害事宜

右臣伏見有司以今年豐熟請令畿內及諸處和糶
令收賤穀以利農人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
和糶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也比來
和糶事則不然但令府縣散配戶人促立程限嚴加

徵催苟有稽遲則被追捉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
和糶其實害人儻依前而行臣故曰有害無利也今
若有司出錢開場自糶比於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
人人必情願且本請和糶只圖利人人若有利自然
願來利害之間可以此辯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
是真得和糶利人之道也二端取捨伏惟聖旨裁之
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糶折糶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斛
斗免令賤糶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甚爲利况度支
比來所支和糶價錢多是雜色匹段百姓又須轉賣
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偷貨易不免折損
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斛斗既無
賤糶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歸於人美歸

於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然由是而論則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臣久處村閭曾爲和糴之戶親被迫感實不堪命臣近爲畿尉曾領和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覩臣頃者常欲疏此人病聞于天聰踈遠賤微無由上達今幸擢居禁職列在諫官苟有他聞猶合陳獻况備諳此事深知此弊臣若緘默隱而不言不唯上孤聖恩實亦內負夙願猶慮愚誠不至聖鑒未廻即望試令左右可親信者一人潛問鄉村百姓和糴之與折糴孰利而孰害乎則知臣言不敢苟耳或慮陛下以勅命已下難於移改以臣所見事有不然夫聖人之舉事也唯務使人唯求利物若損益將半則不必遷移若利害相懸則事須

追改不獨於此其他亦然伏望宸衷審賜詳察謹具奏聞謹奏

論太原事狀

三件

嚴綬 輔光

右嚴綬輔光太原事迹其間不可遠近具知臣前日對時已仔細面奏舉宣輔光已替嚴綬續追此皆聖鑒至明左右不能惑聽合於公議斷自宸衷內外人心甚爲愜當其嚴綬早須與替不可更遲緣與輔光久相交結軍中補署職掌比來盡由輔光今見別除監軍小人乍失依託或恐嚴綬相黨曲爲妄陳軍情事宜之間須過防慮伏望聖恩速令真亮赴本道便許嚴綬入朝

貞亮

右貞亮原是舊人曾任重職陛下以太原事弊使替輔光然臣伏聞貞亮先充汴州監軍日自置親兵數千又任三川都監日專殺李康兩節度使事迹深為不可為性自用所在專權若貞亮處事依前即太原却受其弊雖將追改難以成功其貞亮發赴本道之時恐須以承前事切加約束令其戒懼此事至要伏惟聖心不忘

范希朝

右希朝前在振武威令大行至今蕃戎望風畏伏况又勤儉信實所在士卒歸心今若太原要人無出希朝之右伏恐聖意慮其有年臣又訪聞希朝筋力猶堪駁使但且令鎮撫必愜軍情待其一二年間威制成立然後擇能者則必易守成規則雖老年事須且用其靈武比太原雖小亦是要領如納臣愚見伏恐便須擇人與希朝相代謹具奏聞

奏請加德音中節目_{二件}

緣今時旱請更減放江淮旱損州縣百姓今年租稅

右伏以聖心憂軫重降德音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放租稅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去年錢未伏聞所放數內已有納者縱未納者多是逃亡假令不放亦徵不得况旱損州縣至多所放錢米至少百姓未經豐熟又納今年稅租疲乏之中重此徵迫人力困苦

莫甚於斯却是今年伏望聖恩更與宰臣及有司商量江淮先旱損州作分數更量放今年租稅當疲困之際降惻隱之心感動人情無出於此敢竭愚見以副聖心

請揀放後宮內人

右伏見大曆已來四十餘歲宮中人數稍久漸多伏慮駢使之餘其數猶廣上則虛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事宜省費物貴遂情頃者已蒙聖恩量有揀放聞諸道路所出不多臣伏見自太宗玄宗已來每遇災旱多有揀放書在國史天下稱之伏望聖慈再加處分則盛明之德可動天心感悅之情必致和氣光垂史冊美繼祖宗貞觀開元之風復見於今日矣非小臣愚懇不能發此言非陛下英明不能行此事如蒙允許便請於德音中次第處分謹具奏聞伏待聖旨謹奏

論于頔所進歌舞人事宜狀

右臣三五日來聞於時議云前件所進者並是于頔愛妾被普寧公主闇欲選進今于頔所進事非獲已者臣未知此說虛之與實再三思之皆為不可何則于頔自入朝來陛下待之深得其所存其大體故厚加寵位知其性惡故不與威權中外人情以為至當在於于頔亦自甘心今因普寧奪其愛妾眾人既有流議于頔得以為詞臣恐此事不益聖德在臣愚見豈敢不言伏見陛下數月以來分別邪正所有制斷

所有處置無不合於公論無不愜於人情唯此一事實乖時體關於損益臣實惜之今道路去去皆有此說是于頔自進亦恐外人不知去就之間恐須却賜于頔內足以辨明聖意外足以止息浮詞又令于頔有所感戴臣所聞所見如此伏恐陛下要知輒敢密陳庶裨萬一謹具奏聞謹奏

論魏徵舊宅狀

李師道奏請出私財收贖魏徵舊宅事宜

右今日守謙宣令撰與師道詔所請收贖魏徵宅還與其子甚合朕心允依來奏者臣伏以魏徵是太宗朝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於子孫合加優卹今緣子孫窮賤舊宅典賣與人師道請出私財收贖却

還其後嗣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依宣便許臣恐非宜况魏徵宅內舊堂本是宮中小殿太宗特賜以表殊恩既又與諸家不同尤不宜使師道與贖計其典賣其價非多伏望明勅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美歸聖德臣苟有所見不敢不陳其與師道詔未敢依宣便撰伏待聖旨謹具奏聞謹奏

論王鐔欲除官事宜狀

右臣竊有所聞去王鐔見欲除平章事未知何故有此商量臣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輕授王鐔既非清望又無大功若加此官深為不可昨日裴均除平章事內外之議早已紛

然今王鶚若除則如王鶚之輩皆生冀望之心矣若盡與則典章大壞又未感恩若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侍門一啓無可柰何臣又聞王鶚在鎮日不卹凋殘唯務差稅淮南百姓日夜無繆五年誅求百計侵削錢物既足部領入朝號爲羨餘親自進奉凡有耳者無不知之今若授同平章事臣恐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王鶚進奉而與宰相也臣又恐諸道節度使今日已後皆割剝生人營求宰相私相謂曰誰不如王鶚邪故臣以爲深不可也其王鶚歸鎮與在朝伏望並不除宰相臣尚未知所聞信否貴欲先事而言或恐萬一已行即言之無及伏惟聖鑒俯察愚衷謹具奏聞謹奏

論裴均進奉銀器狀

右臣伏聞向外傳說云裴均前月二十六日於銀臺進奉前件銀器雖未審知虛實然而物議喧然既有所聞不敢不奏伏以陛下昨因時旱念及疲人特降德音停罷進奉天意如感雨澤應期巷舞途歌咸呼萬歲伏自德音降後天下顛望遵行未經旬月之間裴均便先進奉若誠有此事深損聖德臣或慮有人云裴均所進銀器發在德音之前遂勸聖恩不妨受納以臣所見事固不然臣聞衆議皆云裴均性本貪殘動多邪巧每假進奉廣有誅求料其深心不願停罷必恐即日修表倍程進來欲試朝廷嘗其可否何者前月三日降德音准諸道進奏院報事例不過四

五日即裴均合知至二十六日進物方到以此詳察足見姦情今若便容果落邪計况一處如此則遠近皆知臣恐諸道依前從此不守法度則是陛下明降制旨又自棄之何以制馭四方何以取信天下臣反覆思慮深爲陛下惜之伏准德音節文除四節及旨條外有違越進奉者其物送納左藏庫仍委御史臺具名聞奏若此事果實則御史臺必准制彈奏諫官必諫宰相必論天下知之何裨聖政以臣所見伏望明宣去裴均所進銀器雖在德音之前恐四方不知宜送左藏庫收納如此則海內悅服天下歡心事出宸衷美歸聖德又免至御史諫官奏論之然後有處置在於事體深以爲宜伏願聖心速賜裁斷謹具奏

聞謹奏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八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九

奏狀二

凡二十四首

論孫疇張奉國狀

孫疇

右伏以鳳翔右輔之地控壓隴蜀又近國門最爲重鎮承前以來多擇有功勳德望者爲之節度使昨者孫疇忽除此官臣緣素未諳知不敢輕議可否及制下之後甚不愜人心孫疇雖久從軍不聞有大功效自居禁衛亦無可稱至於姓名衆未知有縱有才各堪任將帥猶宜且試於小鎮不合便授此重藩豈唯公議之間以爲過當亦恐同類之內皆生倖心况今聖政日明朝綱日舉每命一官一職人皆側耳聽之則

除授之間深宜重慎今孫璿已受成命未可遽又改
移待到鳳翔觀其可否以後不可不審伏恐聖聰要
知

張奉國

右奉國當徐州用兵之時已有殊効及李錡作亂之
日又立大功忠節赤誠海內推服近來將校少有比
倫已蒙聖恩授金吾大將軍以示獎勸以臣所見更
宜與一方鎮以感動天下忠臣之志以摧攝天下姦
臣之心何者奉國之事無人不知方鎮之榮無人不
愛若奉國更得節度使天下聞知人皆爲貪寵榮誰
不爭効忠順萬一若一方有事一帥負恩則麾下偏
裨競爲奉國亂臣賊子不敢不息一則明勸忠真三
則闇銷禍亂聖人機柄正在於斯今奉國聞已有年
亦宜速用事不可失臣深惜之然以奉國未曾爲理
人官恐未可便授大鎮若近邊次節度有要替處與
奉國最爲得宜謹具奏聞謹奏

奏所聞狀

向外所聞事宜

右伏見六七日來向外傳說皆云有進旨令宣與諸
道進奏院自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用申報御史臺
如有人勘問便仰錄名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
臣伏料此事多是虛傳且有此聞不敢不奏伏惟德
音除四節外非時進奉一切並停如有違越仰御史
臺察訪聞奏今若不許報臺不許勘問即是許進奉

而廢德音也伏以陛下憂人思理發自深誠德音中
停罷進奉最是大節昨者裴均所進銀器發在德音
之前猶慮四方不知將謂容有違越特令送出外庫
宣報所司遠近傳呼聞於道路此則不獨人心吹翟
感動四方實亦國史光明垂示百代今未踰數月忽
有此消息賀德音之使未絕於道途許進奉之聲已
聞於內外此衆情所以驚愕而不測也臣訪昨聞又
無明勅伏料聖意必無此處分但恐宣傳之際或致
疑誤遂令內外有此流傳實恐旬月之間散報諸道
虧損聖政無甚於斯若此果虛即望宣示內外令知
聖旨使息虛聲伏願宸衷速有處分謹具奏聞謹奏
奏閩鄉縣禁囚狀

號州閩鄉湖城等縣禁囚事宜

右伏聞前件縣獄中有囚數十人並積年禁繫其妻
兒皆乞於道路以供獄糧其中有身禁多年妻已改
嫁者身死獄中取其男收禁者去是度支轉運下囚
禁在縣獄欠負官物無可填陪一禁其身雖死不放
前後兩遇恩赦今春又降德音皆去節文不該至今
依舊囚禁臣伏以罪坐之刑無重於死故殺人者罪
止於死坐贓者身死不徵今前件囚等欠負官錢誠
合填納然以貧窮孤獨唯各一身債無納期禁無休
日至使夫見在而妻嫁父已死而子囚自古罪人未
聞此苦行路見者皆爲痛傷况今陛下愛人之心過
於父母豈容在下有此窮人古者一婦懷寃三年大

旱一夫結憤五月降霜以類言之臣恐此囚等憂怨之氣必能傷陛下陰陽之和也其囚等人數及所欠官物并赦文不該事由臣即未知委細伏望與宰相商量兼令本司具事由分析聞奏如或是實禁繫不虛伏乞特降聖慈發使一時放免一則使縲囚獲宥生死皆知感恩二則明天聽及卑遠近自無冤滯事關聖政不敢不言臣兼恐度支鹽鐵使下諸州縣禁囚更有如此者伏望便令續條疏其事奏上

論承璀職名狀

承璀充諸軍行營招討處置使

右緣承璀職名自昨日來臣與李絳等已頻論奏又奉宣令依前定者臣實深知不可豈敢順旨便休伏

望聖慈更賜詳察臣伏以國家故事每有征伐專委將帥以責成功近年以來漸失舊制始加中使命爲都監頃者韓全義討淮西之時以賈良國爲都監近日高崇文討劉闢之時以劉貞亮爲都監此皆權宜且爲近例然則興王者之師徵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令中使專統領者今神策軍旣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便是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便是都統豈有制將都統而使中使兼之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王承宗聞之必增其氣國史記之後嗣何觀陛下忍令後代相傳去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伏乞聖慮以此思之臣又兼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

耻受承瓘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伏乞聖慮又以此思之臣伏以陛下自春官以來則曾驅使承瓘歲月既久恩澤遂深望陛下念其勤勞貴之可也陛下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於治亂朝廷制度出自於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今臣忘身命瀝肝膽為陛下痛言者非不知逆耳非不知危身但以螻蟻之命至輕社稷之計至重伏乞聖慮又以此 之陛下必不得已事須用之即望改為都監且徇舊例雖威權尚重而制度稍存天下聞之不甚驚聽如蒙允許伏望速宣與中書改為諸軍

都監臣不勝憂迫懇切彷徨之至

論元稹第三狀

監察御史元稹貶江陵府士曹參軍

右伏緣元稹左降事宜昨李鋒崔羣等再已奏聞至今未蒙宣報伏恐愚誠未懇聖慮未迴臣更細思事有不可所以塵黷至於再三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降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只如奏李公佐等之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事先以元稹為戒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

黨縱橫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
得知其不可者一也昨者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
心雖奉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况經謝恩
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為責詞然外議誼誼皆以為
元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自此得罪至於爭廳事理
已具前狀奏陳况聞劉士元踏破驛門奪將鞍馬仍
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
未見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
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
敢言縱有被凌辱歐打者亦以元稹為戒但吞聲而
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聞元
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收沒平人

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樞及
家口入驛又奏裴玠違勅旨徵百姓草又奏韓臯使
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
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為江
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鎮報怨朝廷何由得
知臣聞德宗時有崔善貞密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
送與李錡李錡大怒遂掘坑縱火燒殺崔善貞未數
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為之痛心臣恐元稹左降後
方鎮有過無人敢言皆欲惜身永以元稹為戒如此
則天下有不軌不法之事陛下無由得知此其不可
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蓋
是小事臣何敢煩黷聖聽至於再三乎誠以所損者

微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陛下若以臣此言
爲患又未能別有處置必不得已則伏望且令追制
改與一京司閒官免令元稹却事方鎮此乃上禪聖
政下愜人情伏望細察事情斷在聖意謹具奏聞謹
奏

請罷兵第二狀

五月十日進

請罷恒州兵事宜

右緣討伐恒州事宜前者已具奏聞此事至大至切
臣不合一奏便休伏願聖聰再賜詳省臣伏以河北
事體本不合用兵旣已用兵亦希萬一所以人意或
望成功今看事勢保必無望何者陛下本用兵之初
第一倚望承瓘第二准擬希朝茂昭今承瓘自去以

來未敢若戰已喪大將先挫軍威至今與從史兩軍
入賊界下營未得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略均况
奏報之間又事恐非實遷延進退貴引日時不唯意
在逗留兼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數月以來方入賊
界據所奏到賊新市城一鎮便過不得又奏深澤縣
今却被賊打破則其進討之勢想亦可知劉澤親領
全軍分圍樂壽又奏賊城堅守卒不易攻師道季安
元不可保今看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便不進軍
如此事由陛下具見據其去就豈有成功未審聖心
何如更有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
有四可爲陛下痛惜者二可爲陛下深憂者二何則
若果有成功即不論用度多少旣的知不可即不合

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
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臣伏
見陛下比來愛人省用發自深心至於聖躬每事節
儉今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富
貴強大臣每念此不勝憤嘆此其爲陛下痛惜者一
也臣伏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
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議無不許請而
後捨模樣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
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臣每念
此實所疚心此其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
氣相蒸至於饑渴疲勞疫疾暴露衣甲暑濕弓箭瘡
痍上育赤日前有白刃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

身亦難忍苦况神策官健又最焉雜以城市之人例
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
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其爲
陛下深憂者一也臣伏聞迴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
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
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強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
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承虛入寇以今日
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
及此實關安危臣每思之憂入骨髓此其爲陛下深
憂者二也伏惟詳臣此狀察臣此心審賜裁量速有
處分如此則是陛下社稷宗廟之福不獨天下幸甚
謹具奏聞

請罷兵第三狀

六月十五日進

請罷恒州兵馬事宜

右臣所請罷兵前後已頻陳奏今日事勢又更不同比來日月漸深憂惶轉甚若不極慮若不切言是臣懼罪惜身上負陛下伏希聖鑒憐察血誠知臣心如此更詳此狀臣伏以行營近日事體陛下一一具知師道今收棣州至今竟未奉詔至於表章詞意近者亦甚乖宜季安等心元不可測與賊計會各收一空縣而已相顧拱手便休聞昨者澤潞潰散健兒其間有入魏博却投邢州者季安追捉並按軍令昨所與詔都不稟承據此情狀略無形迹但恐今日以後此輩無不辦爲又比來所望有功只在南北兩道今

道希朝等屯軍向欲半年過新市一鎮未得茂昭又稱兵少特地方請加兵則南道勢力今亦可見北道承璀竟未立功元陽新到邢州又奏兵數至少請諸軍兵馬議不可抽假使承璀等竭力盡忠終恐不副聖意據此事勢萬無成功陛下猶未罷兵不知更有何所待臣伏恐劉濟近日情似盡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以臣所見理固不然劉濟大姦過於羣輩外雖似順中不可知有功無功進退獲利初聞罷討或可有詞見雪恒州必私懷喜何則於承宗本末之勢同也假令劉濟實忠實盡陛下難阻其心猶須計量重輕捨小圖大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况今事情又不至此伏望聖意斷之不疑臣昨日以

軍久無功時又漸熱人不堪命慮有奔逃前狀之中
已具陳奏今果聞神策所管徐泗鄭滑兩道兵馬各
有言語似少不安臣自聞之不勝憂切一軍若不寧
貼必扇諸軍之心自此動搖何慮不有事忽至於此
者則陛下求不罷討得乎一種罷兵何如早罷必待
事不得已然後罷之只使陛下威權轉銷天下模樣
更惡如此事勢皆在目前只合逆防不合追悔今盧
從史已歸罪左降王承宗又乞雪表來元陽方再整
本軍劉濟且引兵欲進因此事勢正可罷兵赦既有
名罷猶有勢若又此時不罷臣實不測聖心臣伏料
陛下去年初銳意用兵之時必謂討承宗如討劉闢
李錡兵合之後坐見誅擒豈料遷延經年如此然則

始謀必剋猶不可知後事轉難更何所望至於竭府
庫以富河北諸將虛中國以使戎狄生心可爲深憂
可爲痛惜已具前奏不敢再陳况今日已前所惜者
威權財用今日已後所憂者治亂安危國家有天下
二百年陛下奉宗社十一葉豈得以小忿而忘國家
大計豈得以小耻而忘宗社遠圖伏願聖心以此爲
慮臣前後已獻三狀不啻千言詞旣繁多語亦懇切
陛下若以臣所見非是所言非忠况又塵黷不休臣
即合便得罪若以臣所見爲是所言爲忠則陛下何
忍知是不從知忠不納不然則臣合得罪不然則陛
下罷兵伏望讀臣此狀一二十遍斷其可否速賜處
分臣不勝負憂待罪懇迫兢惶之至謹奏

論嚴綬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嚴綬江陵節度使
右臣伏以趙宗儒衆稱清介有恒嚴綬衆稱怯懦無
耻二人臧否優劣相懸宗儒自到江陵雖無殊政亦
聞清淨境內頗安縱要改移即合便擇勝宗儒者且
嚴綬在太原之事聖聰備聞天下之人以爲談柄陛
下罷其節制追赴朝廷至今人情以爲至當今忽再
用又替宗儒臣恐制書下後無不驚嘆兼邪人得計
正人憂疑大乖羣情深損朝政臣前後所奏宣撰制
若非甚不可者亦不敢切論今此除授實甚不可伏
望聖意更賜裁量其制未敢便撰伏待聖旨謹奏

論孟元陽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孟元陽右羽林軍
統軍仍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

右臣伏以孟元陽激水有功河陽有政自到澤潞戎
事頗修但以老年事須與替比諸流輩事迹不同今
所除官各加優獎昨者范希朝在太原日昏耄不理
人情共知及除統軍衆猶謂屈今元陽事迹不同希
朝又除統軍恐似更屈雖加封爵悉是虛名况元陽
功效忠勤天下有數今以無能者一例除改無所旌
別臣恐今日已後無以勸人以臣所見若改除金吾
大將軍輕重之間實爲得所只如柳惟晨李簡之輩
有何功業合比元陽猶居此官動逾年歲伏望聖慈
以此裁量其制未敢依中書狀便撰謹具奏聞伏待

聖旨謹奏

謝官狀

新授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臣白居易
新授朝議郎守尚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士雲騎尉臣崔羣

右臣等伏奉恩制除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進旨特加慰諭并賜告身者聖慈曲被寵命猥加俯以拜恩跪而受賜蹈舞離次驚惶失圖伏以郎吏諫官古今所重位當星象職在箴規皆須聞望清方行實端慤然可以佐彌綸於草昧能正其詞盡獻納於藹言必直其節苟輕所選實忝厥官臣等學識庸虛才質愚懦自居近職忝冒已深况超擢榮班慙惶交至初授

殊常之寵聞實若驚再思難報之恩感而欲泣唯當奮勵駑鈍補拾闕遺中誓赤誠上酬玄造俯伏憂愧若無所容無任感恩兢惕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奏陳情狀

元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進

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奉官合滿欲議改轉知臣欲有陳露令臣將狀來者臣有情事不敢不言伏希聖慈俯察愚懇臣母多病臣家素貧甘旨或虧無以為養藥餌或闕空致其憂情迫於中言形於口伏以自拾遺授京兆府判司往年院中曾有此例資序相類俸祿稍多儻授此官臣實幸甚則及親之祿稍

得優豐荷恩之心不勝感激輒敢塵黷無任兢惶謹具奏陳伏待聖旨

謝官狀

元和五年五月六日進

新授京兆府戶曹叅軍翰林學士白居易

右伏奉恩制除臣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聖旨特加慰諭兼賜告身者俯偃拜恩怵惕受命戰越跼迹驚惶失容蹈舞屏營不知所據臣叨居近職已涉四年自顧庸昧無裨明聖塵忝歲久憂慙日深况於官祿之間豈敢有所選擇但以位卑俸薄家貧親老養闕甘罄之費病乏藥石之資人子之心有所不足昨蒙聖念雖許陳情敢望天恩遠從所欲况前件官位望雖小俸料稍優臣今得之勝登貴位此皆皇明俯察

玄造曲成念臣爲子之誠賜臣及親之祿臣所以撫心知愧因事吐誠烏烏私情得盡歡於展養犬馬微力誓効死以酬恩榮幸不止於一身感戴實深於萬品無任荷恩抃躍之至

謝蒙恩賜設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設者臣生長窮賤才質尋微草野鄙夫風塵走吏豈期聖造選在禁闈煦以天慈賜以御食臣所以凌兢受命俯伏荷恩心媿不寧手足無措况樽開九醞饌列八珍惠過加籩榮優置醴金罍引滿將王澤而共深玉饌屬厭與聖德而俱飽終食且嘆捫心自驚戰汗慙惶隕越于下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恩賜衣服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衣服者臣自入禁司纔經旬月未陳薄効累受殊私况前件衣服等獻自遠方降從御府既鮮華而駭目亦輕煖而便身臣實何人堪此榮賜臣必擬祕藏篋笥傳示子孫何則顧陋質而懷慙貌非稱服撫微軀而荷寵力不勝衣因物感恩無任愧懼謹奉狀

三月三日謝恩賜曲江宴會狀

右今日伏奉聖恩賜臣等於曲江宴樂并賜茶果者伏以暮春良月上巳嘉辰獲待宴於內庭又賜歡於曲水蹈舞蹈地歡呼動天况妓樂選於內坊茶果出於中庫榮降天上寵驚人間臣等謬列近司猥承殊

澤捧觴知感終宴懷慙肉食無謀未展涓埃之効素餐有愧難勝醉飽之恩以此兢惶未知所報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九月九日謝恩賜宴曲江會狀

右臣今日伏奉進旨賜臣等於曲江宴會特加宣慰并賜酒脯等者伏以重陽令節大有豐年賜宴於無事之朝追歡於最勝之地况天厨酒脯御府管絃寵賜忽降於寰中慶幸實生於望外仍加慰諭曲被輝華臣等各以凡才同叅密職幸遇休明之日多承飫賜之恩樂感形骸歡容動而成舞澤均草木秋色變以爲春徒激丹心豈報玄澤謹奉狀

臘日謝恩賜口蠟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前件口蠟及紅雪澡豆等仍以時寒特加慰問伏以時逢臘節候屬祁寒豈意聖慈不忘微賤念嚴凝而加之煦嫗慮皸疥而潤以脂膏喜氣動中歡容發外挾續之恩所勉和則體舒不龜之澤旣霑感而手舞臣等省躬懷愧因物諭情豈止飲榮得心唯驚寵賜必擬澡身勵節以荅鴻私感躍之誠倍萬恒品謹具奏聞謹奏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右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屆節慶賜申恩當晝夜平分之時頒度量合同之令况以紅牙爲尺白銀爲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宣逮下明忖度之心爲上表裁成之德慶澤所及歡心畢同

塵忝日深寵賜歲至雖恩光下濟咫尺之顏不遠而尸素內慙分寸之功未効捧受愧畏倍萬恒情謹具奏聞謹奏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

右今日高品官唐國珍就宅宣旨賜臣新火者伏以節過藏烟時當改火助和氣以發滯表皇明以燭幽臣顧以賤微荷茲榮耀就賜而照臨第宅聚觀而光動里閭降實自天非因榆柳之燧仰之如日空傾葵藿之心徒奉恩輝豈勝欣戴

謝恩賜冰狀

右今日奉宣旨賜臣等冰者伏以頒冰之儀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異之恩况春羔之薦時始

因風出當夏虫之疑日忽自天來煩暑迎消凉飈隨
至受此殊賜臣何以堪欣駭慙惶若無所措但飲之
慄慄常傾受命之心捧之兢兢永懷履薄之戒以斯
惕厲用答皇慈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賜新曆日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前件新曆日者臣等拜手蹈舞
鞠躬捧持開卷受時見履端之有始披文閱處知御
曆之無窮慶賀既深感戴無極謹奉狀陳謝

謝恩賜茶果等狀

右今日高品杜文清宣進旨以臣等在院修撰制問
賜茶果梨脯等曲蒙聖念特降殊私慰諭未終賜賚
旋及臣等慙深曠職寵倍驚心述清問以修詞言非

盡意仰皇慈而受賜力豈勝恩徒激丹誠謹酬玄造

謝賜設及匹帛狀

右今日高品劉全節奉宣進旨以臣等在院覆策畢
特口慰問并賜設及匹帛者臣等職在掌文詔令考
策雖竭鄙昧猶懼闕遺豈意皇鑒下臨聖慈曲至惠
加賜食榮及承筐寵厚縑緗仰難勝於玄貺恩深醉
飽退有愧於素餐徒積慙惶何酬慶賜

社日謝賜酒餅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酒及蒸餅饅餅等伏以時唯秋
社慶屬年豐頌上尊之酒漿賜太官之餅餌既非舊
例特表新恩空荷皇慈豈伸丹慙謹奉狀陳謝

白氏文集卷第五十九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

奏狀三凡七首

論重考科目人狀

今年吏部應送科目及平判人所試文書等
右臣等奉中書門下牒稱奉進旨令臣等重考定聞
奏者臣等竊有所見不敢不奏伏以今年吏部科第
不置考官唯遣尚書侍郎二人考試吏部事至繁劇
考送固難精詳所送文書未免瑕病臣等若苦考覆
退者必多韓臯累朝舊臣伏料陛下不能以小事致
責臣等又以朝廷所設科目雖限文字其間收採兼
取人材今吏部只送十人數且非廣其中更重黜落
亦恐事體不弘以臣所見兼請不考已得者不妨傲

倖不得者所勝無多貴收人材務存大體伏乞以臣等此狀宣付宰臣重賜裁量伏聽進旨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重考定科目官將仕郎守尚書司門員外郎臣白居易等狀奏重考定科目官將仕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上護軍臣李虞仲

舉人自代狀

中書省朝議郎權知尚書兵部郎中騎都尉

楊嗣復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有辯政之學有體要之文文可以掌王言學可以待顧問名實相副輩流所推選備侍臣參知制命酌其宜稱誠合在先臣既諳詳輒舉自代謹具聞薦伏聽勅旨長慶元年正月四日新撰

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狀奏

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

右臣等伏料自欲重試進士已來論奏者甚衆伏計煩黷聖聽之外必以為或親或故同為黨庇臣今非不知但以避嫌事小隱情責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不奏伏希聖鑒試詳臣言伏以陛下慮今年及第進士之中子弟得者僥倖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試重考乃至公至平凡是平人孰不慶幸况臣等才識淺劣謬蒙選充考官自受命以來夙夜惶懼實憂愚昧不副天心敢不盡力竭誠苦考得失其間瑕病纖毫不容猶期再三知臣懇盡然臣等別有愚見上裨聖聰反覆思量輒敢密奏伏准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

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
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
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雖詩賦之
間皆有瑕病在與奪之際或可矜量倘陛下垂仁察
之心降特達之命明示瑕病以表無私特全身名以
存大體如此則進士等知非而愧耻其父兄等感激
而戴恩至於有司敢不懲革臣等皆蒙寵擢又忝職
司實願裨補聖明敢不罄竭肝膽謹具奏聞伏待聖
裁謹奏

長慶元年四月十日重考試進士官朝議郎
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等
考試進士官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臣王起

讓納狀長慶元年八月十三日進
恩賜田布與臣人事絹五百匹

右田布以臣宣慰進旨敬命荷恩遂與臣前件絹臣
不敢受尋以奏陳昨日中使第五文岑就宅奉宣令
臣受取者臣已當時進狀陳謝訖感戴聖恩昨日不
敢不謝酌量事理今日不敢不言臣家素貧非不要
物但以昨者陛下遣臣宣諭田布不同常例田布今
日之事不同諸家何者未報父讐未雪國耻凡人
物猶合助之况取其才有所不忍又昨除田布魏博
節度制中誠云一飯之飽必均於士卒一毫之費必
用於戈矛今以五百匹絹與臣臣若便受則是有違
制命不副天心臣又以凡節將之臣發軍討叛大費
雖資於公給小用亦藉其家財今陛下欲使田布
誓心報讐捐軀殺賊伏料宣諭慰問使者道路相望

若奉使之人悉湏得物臣恐鎮州賊徒未殄田布財產已空欲救將來乞後臣始此則求田布物者必息而田布感聖渥倍深責其成功必有可望臣食國家之厚祿居陛下之清官每月俸錢尚慙尸素無名之貨豈合苟求伏願天鑒照臨知臣不是飾讓臣又非不知如此小事不合塵黷尊嚴心實不安不敢不奏其前件綰臣尋已却還田布伏乞聖慈許臣不敢取仍望宣示田布令知聖恩謹錄奏聞伏待進旨

論左降獨孤朗等狀

長慶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奏

都官員外郎史館脩撰獨孤朗可富州刺史起居舍人溫造可朗州刺史司勳員外郎李肇可澧州刺史刑部員外郎王鑑可鄆

州刺史

右今日宰相送詞頭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詞者臣伏以李景儉因飲酒醉詆忤宰相既從遠貶已是深文其同飲四人又一例左降臣有所見不敢不陳伏以兩省史館皆是近署聚飲致醉理亦非宜然皆貶官即恐太重况獨孤朗與李景儉等皆是僚友旦夕往來一飯一飲盖是常事景儉飲散之後忽然醉發自猶不覺何況他人以此矜量情亦可恕臣又見貞元之末時政嚴急人家不敢歡宴朝士不敢過從眾心無謬以為不可自陛下臨御及此二年聖慈寬和天下欣戴臣恐此詔或下眾情不免驚憂兼恐朝廷官寮從此不敢聚會四方諸遠不知事由奔走流

傳事體非便伏惟宸鑒賜裁量免至貶官各令罰
俸感恩知失亦足戒懲臣不揆愚昧輒敢塵黷豈不
懼罪豈不惜身但緣進不因人出於聖念自忠州刺
史累遷中書舍人已涉二年一無裨補夙夜慙惕實
不自安前後制勅之間若非甚不可者恐煩聖聽多
不備論今者所見若又不奏是圖省事有負皇恩伏
希天慈以此詳察知臣所奏不是偶然其獨孤朗等
四人出官詞頭臣已封訖未敢撰進伏待聖旨

論行營狀應緣鎮州行營利害事宜謹具如後

一請專委李光顏東面討逐委裴度四面臨
境招諭事

右臣等伏見自幽鎮有事以來詔太原魏博澤潞易
州等五道節度各領全軍又徵諸道兵馬計七
八十萬四面圍繞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
高已失深州甚危者豈不以兵數太多反難為用節
將太眾則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以朝廷賞
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先封官已敗衄者不聞得
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收張必無所望今李光
顏既除陳許節度盡領本軍伏請抽諸道勁兵通前
約與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
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領太原全軍兼招
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
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鎮州來攻
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自生變改况光

顏父諳戰陣素有威名裴度爲人忠勇果決加以明懸賞罰使其憂責在身事勢驅之自湏死戰若比向前模樣用命百倍相懸破賊責功無出於此况太原興王之地天下勁兵今旣得人足當一面以此計度無如二人

一請抽揀魏博澤潞易定滄州四道兵馬分付光顏事

右伏請詔光顏於前件四道揀選馬步精銳者每軍各取三四千人並令光顏專統一則藉其兵力討虜鎮州二乃每軍抽人不爲不用其餘放去理亦無妨况令守疆亦足展効或聞澤潞魏博兵馬同討淮西之時裴諳光顏勤卹將士必樂爲用可整成功今也

顏得到下博後即陳許先有八千人昨又發三千人光顏又領鳳翔馬軍一千三百人加以徐泗鄭滑河陽等軍悉皆勁銳堪用况兼魏博等四道所抽兵馬約有三四萬人盡付光顏足以成事其襄陽陝府東都汝州等道兵馬仍委光顏揀擇可否若不堪用不如放還豈唯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陣今旣只留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兵馬監軍伏請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

一請勒魏博等四道兵馬却守本界事

右伏以朝廷本用由布之意以弘正遇害令報父仇望其感激衆心先立功效今領全師出界拱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由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或

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七萬貫今天下百計求取不足充其數月衣糧若且依前將何供給則不如使退守本境自供給衣糧省費之間利害明矣其澤潞易定等雖經接戰勝負略均且昭義全軍收臨城一縣不得則其兵力亦可知矣滄州新經敗叔良又乏將謀勢不支任必無可望今請魏博等四道各歸本界嚴守封疆如此則不獨減無用之兵亦可以省有限之費就中魏博尤要退軍虛費實糧最可痛惜者也

一請省行營糧料事

有伏以行營最切者豈不以國用將竭軍費不充更至春夏已來實恐計無所出今若兩道共留六萬其餘退食本道衣糧卽每月所費僅減其半一月之用可給兩月唯供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責其死戰敢不盡心臣以爲當今至切無過於此

一請困朱克融授節後速討王庭湊事

右克融庭湊同惡相濟物情事理斷在不疑今朝廷持赦克融新授節鉞縱終助援必恐遲疑當逗留克融之時是經營庭湊之日遲則心固久則計成數月間須有次第延引入夏轉難用兵今正是時時不可失以臣等所見謹具如前伏以行營今日事宜真可謂急危極矣其間變故遠不可知但恐如今救已遲晚若猶可及無出於此何者苟兵數不抽軍費不

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伏料陛下覽臣此狀必有二疑一者以臣等悉是儒生不諳兵事縱知誠懇的未信行臣亦以此自疑久未敢奏今既事切不敢不言若攻戰機宜非臣所習而軍國利害雖愚亦知况察群情兼聽衆議與臣此奏所見多同伏望不以臣等儒生輕而不用也二者伏恐行營事勢奏報不真皆云賊徒計日合破又陛下以制置既久難於改移前事若得其宜即合旋有成績至今既無次第安得不務改圖古人云收之桑榆事猶未晚若因循且過即救療轉難臣又切有過憂敢不盡吐肝肺實恐軍困不濟更須百計誅求日引月加以至困極今天下諸色錢內每貫已

三百茶鹽

估價有司並已增加水陸關津四方多請率稅不許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慘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不以重難改移忽於大計也臣等又憂深州久圍救兵不至弓高新陷糧道未通下博諸軍致於窮地光顏兵少欲入無由外即救援不來內即餓殍罄竭各求生路難向死門無可奈何忽然奔散即聖心雖悔其可及乎其鑿不遙在貞元中韓全義五樓之敗是也伏望陛下詳臣此狀思臣此言若以爲然速賜裁斷臣等受恩日久憂國情深志在懇切言無方便伏望聖鑒俯察愚衷無任感激悃欵之至謹同詣延英門進狀以聞伏聽勅旨謹奏

二年正月五日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柱國臣白居易狀奏

論姚文秀打殺妻狀

長慶二年五月十一日奏

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准律非因鬪爭無事而殺者名爲故殺今姚文秀有事而殺者則非故殺據大司直崔元式所執准律相爭爲鬪相擊爲毆交鬪致死始名鬪殺今阿王被打狼藉以致於死姚文秀檢驗身上一無損傷則不得名爲相擊阿王當夜已死又何以名爲相爭既非鬪爭又蓄怨怒即是故殺者右按律疏云不因爭鬪無事而殺名爲故殺此言事者謂爭鬪之事非該他事今大理刑部所執以姚文秀怒妻有過即不是無事既是有事因而毆死則非故殺者此則唯用無事兩字不引爭鬪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殺人殺人了即曰我有事而

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豈有無事而殺人者是明事謂爭鬪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鬪毆死者謂事素非憎嫌偶相爭鬪一毆一擊不意而死如此則非故殺以其本源無殺心今姚文秀怒妻頗深挾恨既久毆打狼藉當夜便死察其情狀不是偶然此非故殺孰爲故殺若以先因爭罵不是故殺即如有謀殺人者先引相罵便是交爭一爭之後以物毆殺了即曰我因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又如此可乎設使因爭理猶不可况阿王已死無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爭有何憑據又大理寺所引劉士信及駱全儒等毆殺人事承前寺斷不爲故殺恐與姚文秀事其間情狀不同假如畧同何妨誤斷便將作例未足爲

憑伏以獄貴察情法須可久若崔元式所議不用大理寺所執得行實恐被毆死者自此長寃故殺人者從今得計謹同叅酌件錄如前奉
勅姚文秀殺妻罪在十惡若從宥免是長寃愚其律縱有互文在理終須果斷宜依白居易狀委所在決重杖一頓處死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一

奏狀四

表附凡十七首

為宰相賀赦表

長慶元年正月就南郊撰進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書大赦天下者臣與百執事奉揚宣布與億兆衆蹈舞歡呼自天降和率土同慶臣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出震御極建元發號大明升而六合曉一氣薰而萬物春肆眚措刑滌瑕蕩穢凡在圓首納於歡心矧又祇祀天地孝享宗廟蠲減租賦策徵賢良褒德及先賞功延嗣敬賓養老念舊睦親生人之積弊盡除有國之頹網必舉况陛下承二百祀鴻業之重纂十一聖耿光之初始奉嚴禋新開寶曆天下之目專專然觀陛下之

動天下之耳顯顯然聽陛下之言斯則陛下出一言不終日必達於朝野舉一事不浹辰必聞於華夷當疲人求安思理之秋是陛下敬始慎微之日苟行一善則可以動人聽而式歌舞况具衆美信足以感人心而致和平康哉可期天下幸甚臣等謬居重位幸屬鴻休慙竊股肱喜深骨髓歡忻悚躍倍萬常情無任鼓舞慶幸之至

為宰相請上尊號第二表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四日臣等已陳表章請上尊號愚誠雖懇聖鑒未迴踏地跼天不勝大願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大道者無求於物物尊而不至公者非欲其名名生而不讓不讓故與天合德不

辭故率土歸心斯所謂應乎天而順乎人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嗣興一德統牧萬方致時俗之和平納生靈於富壽金華已偃銷七十載之厲階玉燭方調啓一千年之聖運天人合應書軌混同而鴻名未加盛典猶缺華夷失望史策無光此誠君上之謙然亦臣下之罪也今臣所以上稽天意下酌人情再躋皇明重陳丹慊臣謹按書曰思作睿睿作聖又曰乃聖乃神乃文乃武經曰明王以孝治天下凡此五者歷觀列辟雖甚盛德莫能兼之伏以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翼無亡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仁和一薰獷駑盡化可不謂睿文乎削平天下震耀八荒北虜求婚以稟命西戎乞盟而

納欵威靈四及奔走來賓可不謂神武乎陛下以萬
乘之尊四海之富供養長樂道光化成推而置之可
塞天地可不謂孝德乎故臣等敢冒死稽首上尊號
曰睿文神武孝德伏惟陛下略撝謙之小節弘祖宗
之大猷惟十一聖在天豈忘繼其志以億兆人爲子
寧忍阻其心特迴宸衷俯受徽號在玄功不爲主宰
於盛德有所形容煥乎大哉垂裕無極此實天下之
幸甚非獨臣之幸也臣等無任誠願懇禱之至

爲宰相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授臣某官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者寵擢非次憂惶失圖躋地跼天不知所措臣某
誠兢誠惕頓首頓首臣聞上理陰陽下平法度外撫

夷狄內親黎元使百官各修其職一物不失其所此
宰相之任也臣有何功德有何才能越次超倫忽承
此命下乖人望上紊朝經致寇速尤無甚於此臣謬
因文學忝列班行先朝乏人擢居內職星霜屢改爵
秩驟加未逾十年忽登相位名浮於實任過其才豈
唯覆餗是憂實累知人之鑒况陛下肇開曆數將致
升平輔弼之臣尤宜慎擇臣粗知古今敢言本末樞
衡要地初不得人則理化勞心終無成日此所以重
陳手疏再瀝血誠乞迴此官別授能者臣若得請便
不負恩情見於辭非敢飾讓皇天白日實鑒臣心無
任懇款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讓以聞

爲宰相和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明在上刑政叶中則天地氣和風雨時若常聞其語今見其時臣某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臣伏以陰陽氣數盈縮相隨去秋多霖今春少雨宿麥猶茂農功未妨陛下念物憂人先時戒事靡神不舉有感必通故雲出于山月離于畢初灑塵以霖霖漸破塊而霧霰圍囿田疇無不霑足雨之所致臣知其由自上而來雖因天降從中而得實與心期發於若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凡在率土孰不懽心臣等位忝鈞衡職乖燮理仰陰陽而增懼顧霖雨而懷慙無任兢惕之至

為宰相賀殺賊表

臣某等言伏承某道逆賊某乙某月某日已被某殺

戮訖皇靈震耀兇孽梟夷率土普天歡呼鼓舞臣等誠喜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亂臣賊子阻兵于紀者明則有天討幽則有鬼誅遲速之間罔不殲殄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君臨八表子育群生合天覆地載之德順春生秋殺之令宿寇遺孽闇然銷亡四海九州廓然清晏逆賊某乙一介賤隸兩河叛人苞藏禍心竊弄凶器戕害主帥虔劉善良幕燕鼎魚偷活頃刻顛木之餘拚瘞疽之遺種斧斨欲加而先折鍼石未攻而自潰不有弔伐孰知德威不有妖氛孰知神筭則天下之心有以知順存逆亡其猶影響者也臣伏以某乙既已斬首某乙將何保身若不乞降即應生變輔之或在車則相依皮既不存毛將安附况我

乘破竹彼繼覆車止戈之期翹足可待無任喜慶忭
躍之至

賀雲生不見日蝕表

為宰相作

臣某等謹言臣聞堯湯之逢水旱陰陽定數也宋景
之感災惑天人相應也蓋天地大統不能無災皇王
至誠可以銷慝嘗聞此說今偶其時臣等誠欣誠率
頓首頓首伏見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虧者陛下
率舊章下明詔避正殿降常服禮行於已心禱于天
天且不違物寧無應况正陽月朔亭午時中和氣周
流密雲布護蒙然暫蔽赫矣復明屏翳朝隤但驚若
烟之涌曜靈晝掩不見如月之初所謂誠至於中而
感通於上者也臣等敢不再陳事理重考徵祥三光

忌盈必有時蝕萬物莫類與無灾同慶生交感之間
喜浹照臨之內雖卿雲五色瑞景再中除沴致祥曾
何足比百辟伏賀萬人仰觀事彰天鑒孔明道配日
新其德臣等幸遭昌運謬荷殊私皆乏濟時之才同
居待罪之地日月薄蝕自慙燮理無功山川出雲實
賴聖明有感感賀忻戴倍萬常情無任抃躍竦踴之
至

為崔相陳情表

臣植言臣有情事久未敢言今輒陳露伏增戰灼臣
亡父某官亡妣某氏是臣本生亡伯某官某贈某官
臣今承後建中初德宗皇帝念臣亡伯位高無後以
猶子之義命臣繼紹仍賜臣名嗣襲雖移孝思則在

上荷君命永承繼絕之宗中奪私恩遂阻劬勞之報
歲月曠久情禮莫伸自去年已來累有慶澤凡在朝
列再蒙追榮或有陳乞皆許迴授况臣猥當寵擢謬
陟台階爵祿之榮實有踰於同輩顯揚之命獨未及
於先人飲泣茹悲哀慙兩極臣今請以在身官秩并
前後合叙勲封特乞聖慈迴充追贈倘允所請無幸
於斯則臣烏鳥之心猶再生而展養犬馬之力誓萬
死以酬恩躋地仰天不勝感咽披陳誠懇煩黷宸嚴
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奉表陳露以聞

忠州刺史謝上表

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臣某言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勅旨授臣忠
州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當日上訖殊恩特

獎非次陞遷感戴驚惶陷越無地臣誠喜誠懼頓首
頓首臣性本踈愚識惟褊狹早蒙採錄擢在翰林僅
歷五年每知塵忝竟無一事上荅聖明及移秩官寮
卑冗踈賤不能周慎自取悔尤猶蒙聖慈曲賜容貸
尚加祿食出佐潯陽一志憂惶四年循省晝夜飲食
未嘗敢安負霜枯葵雖思向日委風黃葉敢望霑春
豈意天慈忽加詔命特從佐郡寵授專城喜極魂驚
感深泣下方今淮蔡底定兩河又寧臣得為昇平之
人遭遇已極况居符竹之寄榮幸實多誓當負刺慎
身履冰勵節下安凋瘵上副憂勤未死之間期展微
効躋身地遠仰首天高螻蟻之誠伏希憐察無任感
激懇款彷徨之至謹遣某官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賀平淄青表

元和十四年四月九日

臣某言伏見二月二十二日制書逆賊李師道已就梟戮者皇靈有截睿筭無遺妖氛廓清遐邇慶幸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亂常干紀天殛神誅李師道包藏禍心暴露逆節罪盈惡稔衆叛親離未勞師徒自取擒戮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文經天地武定華夷凡是猖狂無不誅剪兩河清晏四海會同昇平之風實自此始臣名叅共理職忝分憂抃舞歡呼倍萬常品守官有限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快踴躍之至謹具奏聞謹奏

賀上尊號後大赦天下表

臣某言伏奉七月十三日制書大赦天下跪捧宣布蹈舞歡呼自天降休率土同慶謝臣聞玄功盛德非鴻名不能形容物厲人疵非皇澤不能滌蕩自非上聖莫能兼之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纂承大業子育群生信及豚魚威震梟獍削平寰海混一車書億兆一心願崇大號從人欲而俯膺盛禮賜時和而廣洽皇恩蠲減賦租收拔淹滯命黜陟而別能否開諫議而策賢良宿弊必除舊章咸舉帝王能事盡集於今凡在生靈孰不幸甚臣謬當委擢職在頒條抃躍之誠倍萬常品限以守官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抃之至

杭州刺史謝上表

長慶二年

臣某言去年七月十四日蒙恩除授杭州刺史屬汴路
未通取襄漢路赴任水陸七千餘里晝夜奔馳今月
一日到本州當日上任訖上分憂寄內省庸虛仰天
戴恩跼地失次臣某中謝臣謬因文學忝廁班行自先
朝黜官以來六年放棄逢陛下嗣位之後數月徵還
生歸帝京寵在郎署不踰年擢知制誥未周歲正授
舍人出泥登霄從骨生肉唯有一死擬將報恩旋屬
方隅不寧朝廷多事當陛下旰食宵衣之日是微臣
輸肝寫膽之時雖進獻愚衷或期有補而退思事理
多不合宜臣猶自知况在天鑒忝非土木如履冰泉
合當鼎鑊之誅尚忝藩宣之寄才小官重恩深責輕
欲荅生成未知死所唯當夙興夕惕焦思苦心恭守

詔條勤卹人庶下蘇凋瘵上副憂勤萬分之恩莫辭
一二仰天舉首望闕馳心葵藿之志徒傾螻蟻之誠
難達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為宰相謝恩賜酒脯餅果等狀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等前件物等俯僂受賜竦
躍荷恩天酒來以分甘御羞降而示惠臣等省躬知
感因物言情寵過加遽懼多尸素之責榮同置醴慙
無翹夔之功徒瀝丹誠豈酬玄造

為宰相謝恩賜吐蕃信物銀器錦綵等狀

右臣等材愧庸虛職叨輔弼遇天下削平之日當西
戎即叙之時遂使殊方致茲遠物此皆率由玄化感
慕皇風人臣既絕外交問遺敢言已有今蒙重賜益

荷聖慈况來自外夷知德廣之所及降從中旨仰恩深而不勝感戴慙惶倍萬常品

為段相謝恩賜設及酒脯等狀

伏蒙聖慈特加寵錫珍羞出於內府旨洒降於上尊捧戴歡榮不知所措臣又叨台鼎新忝節旄勤勞無展於股肱醉飽有慙於口腹

為段相謝借飛龍馬狀

伏以出從內廐行及中途假飛龍之駿駒代跛鼈之蹇步執鞭拜命借馬喻身取其戀主之心以表為臣之節恩深易感情懇難陳竦踴之誠倍百群品

為段相謝手詔及金刀狀

詔賜累加慙惶交集寵來天上感動人間且金蘊其

堅奉之而永貞王度刁宣其利操之而遠耀天威豈唯佩作身榮實可藏為家寶况臣望闕漸遠受恩轉多比堅而報國有時効死而殺身無地

為宰相謝官表

為微之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日制書授臣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殊常之命非望之恩出自宸衷加於凡陋竦駭震越不知所為中謝臣伏准近例宰相上後合獻表陳謝臣今所獻與眾不同伏惟聖慈特賜留聽臣伏聞玄宗即位之初命姚元崇為宰相元崇欲救時弊獻事十條未得請問不立相位玄宗明聖盡許行之遂致太平實由於此陛下視今日天下何如開元天下微臣自知才用亦遠不及元崇若又僂俛安懷

因循保位不惟恩德是負實亦軍國可憂臣欲候坐對時便陳當今切事下救時弊上酬君恩臣之誓心爲日久矣陛下許行則進不許則退進退之分斷之不疑敢於事前先此陳啓况臣才本庸淺遭遇盛明天心自知不因人進擢居禁署訪以密謀恩獎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聽合當死責豈意憐察曲賜安全螻蟻之生得自茲日今越流輩授以台衡拔於萬死之中致在九霄之上捫心撫已審分量恩陛下猶不以衆人之心待臣臣豈敢以衆人之心事上皇天白日實鑒臣心得獻前言雖死無恨無任感恩懇款之至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一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二

策林一凡二十道

策林序

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將應制舉退居於上都華陽觀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其餘自以精力所致不能棄指次而集之分爲四卷命曰策林云耳

一策頭一道

臣伏見漢成帝以朱雲庭辱張禹令持下殿雲攀檻檻折成帝容之後嘗理檻帝命勿易以旌直臣臣每覽漢史至此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豈不以臣不受

死雖憐於死而必諫乎君能納諫虽折其檻而必容乎不然何雲之竭忠也如此而帝之見容也又如此伏惟陛下以至誠化萬國以至明臨兆人故數年之間仍降詔旨四海之內累徵賢良思酌下言樂聞上失諭以旁求之意詢以無隱之辭是則陛下納諫之旨遠出於漢朝微臣獻言之罪不虞於折檻矣况清問之下條對之中苟言有可觀策有可取陛下必光揚其名氏優崇其爵秩與夫勿易折檻以旌直臣之意又相萬也賤臣得不有犯無隱以副陛下納諫之旨乎殫思極慮以盡微臣獻言之道乎唯以直詞昧死上對

臣生也幸沐聖朝垂覆育之惠當陛下無忌諱之日斯則朝聞夕死足矣而况於充賦王庭者乎伏念庸虛謬膺詔選誠不足以明辨體用對揚德音欲率爾而言適足重小臣狂簡之過若默默而退又何以副陛下虛求之心是以窺玉旒讀金策慙惶僂俛不知所裁者久矣然以愚慮之中千或一得而往古之成敗耳或妄有所聞當今之得失目或妄有所見進不敢希旨退不敢隱情唯以直言昧死上對

二策項仁道

臣聞人無常心習以成性國無常俗教則移風故億兆之所趨在一人之所執是以恭默清淨之政立則復朴保和貴德賤財之令行則上讓下兢恕已及物之誠著則蒼生可致於至理養老敬長之教洽則皇

化可升於太寧由是言之蓋人之在教若泥金之在
陶冶器之良窳由乎匠之巧拙化之善否繫乎君之
作為伏惟陛下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則太平之風大
同之俗可從容而馴致矣

臣聞教無常興亦無常廢人無常理亦無常亂蓋興
廢理亂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作爲爲教興廢之
本君之舉措爲人理亂之源若一出善言則天下之
人護其福一違善道則天下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
心而事有以階於亂一念於德而邦有以漸於興交
應之間實猶影響今陛下以懋建皇極爲先則大化
不得不流矣以欽若前訓爲本則大樸不得不復矣
以緝熙庶績爲念則五刑不得不措矣以祗奉宗廟

爲心則五教不得不敷矣而尚有未流未措未復未
敷之問自懋建已下皆此乃陛下勞謙之德太過故
不自見其益也求理之心太速故不自見其功也臣
何以知之然臣聞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此言王
者行道非始之難終之實難也陛下又能終之則太
平之風大同之俗如指掌耳豈止化流樸復刑措教
敷而已哉

三尾策道三

臣鄙人也生仁壽之代沐文明之化始以進士舉及
第又以拔萃選授官臣之名旣獲二成君之祿已受
一命雖天地不求仁於芻狗而畎澮思委潤於滄溟
惓惓之誠蓄之久矣幸遇陛下發旁求之詔垂下濟

之恩詳延謨猷親覽條對逢不諱之日雖許極言當
無過之朝不知所述無裨清問有負皇明仰冒宸嚴
伏待罪戾謹對

臣幸逢昭代得列明庭慙無嘉言以充清問輒罄狂
瞽惟陛下擇之謹對

臣生聖代三十有五年蒙陛下子育之恩覩陛下昇
平之化謬膺詔選充賦天庭安足親承德音條對清
問逢旁求之日雖許直言當已理之朝將何極諫塵
黷聖鑒俯伏待罪謹對

四美謙讓總策問中事

臣聞王者之有天下也自謂之理非理也自謂之亂
非亂也自謂之安非安也自謂之危非危也何者蓋

自謂理且安者則自驕自滿雖安必危自謂亂且危
者則自戒自強雖亂必理理之又理安之又安則盛
德大業斯不遠矣伏惟陛下嗣建皇極司牧蒼生夙
興以憂人夕惕而修己以今日之理陛下視朝廷未
以為理以今日之安陛下視海內未以為安而又思
酌下言樂聞上失弊無不革利無不興今則嚴裡郊
廟猶謂敬之不至愛養黎庶猶謂惠之不弘省罷進
獻猶憂人之困窮蠲免逋租猶慮農之勤匱搜揚俊
乂猶畏賢之遺逸滌蕩罪戾猶念獄之非辜底定兵
戈猶懼其未戢懷柔夷狄猶恐其未賓大化參乎陰
陽猶慙之以寡德重光並乎日月猶讓之以不明斯
乃陛下勞謙之心合天運之不息也勤卹之德合地

道之無疆也如臣者何所知焉何所述焉伏以聖聰
貴聞庶議苟有愚見敢不極諫

五塞人望歸衆心

在慎言
動之初

夫欲使人望塞衆心歸者無他焉在陛下慎初之所
致耳臣聞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言動
不書非盛德也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焉若王者言中
倫動中度則千里之外應之百代之後歌之况其通
者乎若言非宜動非禮則千里之外違之百代之後
笑之况其通者乎是以古之天子口不敢戲言身不
敢妄動動必三省言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臨
兆庶臣伏見天下之日專專然以觀陛下之動也天
下之耳順順然以聽陛下之言也則陛下出一言不

終日而達於朝野動一事不浹辰而聞於華夷蓋是
非之聲無翼而飛矣損益之名無脛而走矣陛下得
不慎之哉伏惟觀於斯察於斯使一言一動無所苟
而已矣言動不苟則天下之望塞焉天下之心歸焉

六教必成化必至

在敬
其終

問先王之教布在方策事雖易舉政則難成豈文之
空垂將行之未至思臻其極佇質所疑

夫欲使政必成化必至者無他焉在陛下敬始慎終
之所致耳臣聞先王之訓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虛
行也淺行之則小理深行之則大和淺深小大之應
其猶影響矣然則天下至廣王化至大增減損益難
見其形是以政之損者雖不見其日損必有時而亂

也教之益者雖不見其日益必有時而理也陛下但推其誠勤其政慎其始敬其終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極此先王終日所務者也終日所行者也不可月會其教化之深淺歲計其風俗之厚薄焉臣又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詩曰靡有不初鮮克有終此言王者之教待久而成也王者之化待終而至也陛下誠能久而終之則何慮政不成而化不至乎

七不勞而理

在順人心立教

問方今勤卹憂勞夙夜不怠而政教猶缺懲勸未行何則上古之君無爲而理令不嚴而肅教不勞而成何施何爲得至於此

臣請以三五之道言之臣聞三皇之爲君也無常心以天下心爲心五帝之爲君也無常欲以百姓欲爲欲順其心以出令則不嚴而理因其欲以設教則不勞而成故風號無文而人從刑賞不施而人服三五所以無爲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後代反是故不及者遠焉臣請以三代以後之事言之臣聞後代之天下三五之天下也後代之人三五之人也後代之位三五之位也居其位得其人有其天下而不及三五者何哉臣竊驚怪之然亦粗知其由矣豈不以已心爲心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也以已欲爲欲啗百姓以從一人之欲也苟或心與道未合政與時並行得失交爭利害相半如此則雖宵衣旰食勞體勵精纔可以致小康不足以弘大道故出令而吏或犯設教

而人敢違刑雖明而寡懲賞雖厚而鮮勸此由捨人而從欲是以勤多而功少也伏惟陛下去彼取此執古御今以三五之心爲心則政教何憂乎不洽以億兆之欲爲欲則懲勸何畏乎不行政教洽則不殷憂而四海寧懲勸行則不勤勞而萬人化此由捨已而從衆是以事半而功倍也臣又聞太宗文皇帝嘗曰朕雖不及古然以百姓心爲心臣以爲致貞觀之理者由斯一言始矣伏願陛下從而鑑之嗣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八風行澆朴

由教不由時

問吐俗之理亂風化之盛衰何乃得於往而失於來薄於今而厚於古或曰興替之道執在君臣又云澆

朴之風繫於時代二說相反其誰可從

臣聞代之澆醜人之朴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于時蓋政之臧否定於中則俗之厚薄應於外也何以驗覈伏請以周秦以降之事言之臣聞周德寔衰君臣凌替蠶食瓜割分爲戰國秦氏得之以暴易亂曾未旋踵同歸覆亡炎漢勃興奄有四海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于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儉人用富安禮讓自興刑罰不試昇平之美隣於成康載在漢書陛下熟聞之矣降及魏晉迄于梁隋喪亂弘多殆不足數我高祖始建區夏未遑緝熙迨于太宗宗抱聖神文武之姿用房杜姚宋之佐謀猷啓沃無怠於心德澤施行不遺於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

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不服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則周秦之亂極矣及文景繼出而昌運隨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衰家國君臣之道漸喪則當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應衰而復盛澆而復和必不爾者何乃清平朴素之風薄於周秦之交而原於文景之代耶順成和動之俗喪於梁隋之際而獨興於貞觀開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時矣故魏徵有云若言人漸澆訛不反質樸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斯言至矣故太宗嘉之又按禮記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風雨也此言萬民之從王化如百穀之委歲功也若寒暑以

時則禾黍登而菽麥熟若風雨不節即稂莠植而稗稗生故教化優深則謙讓興而仁義作刑政偷薄則訛僞起而姦究臻雖百穀在地成之者天也雖萬物在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涼德弊政嚴令繁刑而求仁義行姦宄息亦猶飄風暴雨愆陽伏陰而望禾黍豐稂莠死其不可也亦甚明矣故曰堯舜率天下以仁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則由上在教之明驗也伏惟聖心無疑焉

九致和平復雍熙在念今而思古也

問今欲感人心於和平致王化於朴厚何思何念得至於斯

臣聞政不念今則人心不能交感道不思古則王化

不能流行將欲感人心於和平則在乎念今而已伏
惟陛下知人安之至難也則念去煩擾之吏愛人命
之至重也則念黜苛酷之官卹人力之易罷也則念
省修葺之勞憂人財之易匱也則念減服御之費懼
人之有餒也則念薄麥禾之稅畏人之有寒也則念
輕布帛之征慮人之有愁苦也則念損嬪嬙之數故
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交感矣感之又感之則天下和
平矣將欲致王化於雍熙則在乎思古而已伏惟陛
下仰羲軒之道也則思興利而除害侔唐虞之聖也
則思明目而達聰師夏禹之德也則思泣辜而卹人
法殷湯之仁也則思祝網而愛物鑒漢之盛也則思
罷露臺而海內流化觀周之興也則思葬枯骨而天
熙矣

十王澤流人心感在怨已及物

夫欲使王澤旁流人心大感則在陛下恕已及物而
已夫恕已及物者無他以心度心以身觀身推其所
為以及天下者也故已欲安則念人之重擾也已欲
壽則念人之嘉生也已欲逸則念人之憚勞也已欲
富則念人之惡貧也已欲溫飽則念人之凍餒也已
欲聲色則念人之怨曠也陛下念其重擾則煩暴之
吏退矣念其嘉生則苛虐之官黜矣念其憚勞則土

木之役輕矣念其惡貧則服御之費損矣念其凍餒則布帛麥禾之稅輕矣念其怨曠則妓樂嬪嬙之數省矣推而廣之念一知十蓋聖人之道也始則恕已以及人終則念人而及已故恕之又恕之則王澤不得不流矣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不得不感矣澤流心感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聞也

十一黃老術

在尚寬簡務清淨則人儉朴俗和平

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淨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閭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

市勿擾而齊國大和蒞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淨之所致耳故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樸此四者皆黃老之要道也陛下誠能體而行之則人儉朴而俗清和矣

十二政化速成

由不變禮不易俗

夫欲使政化速成則在乎去煩擾弘簡易而已臣請以齊魯之事明之臣聞伯禽之理魯也變其禮革其俗三年而政成太公之理齊也簡其禮從其俗五月而政成故周公歎曰夫平易近人人必歸之魯後代其北面事齊矣此則煩簡遲速之効明矣伏惟陛下鑒之

十三號令

令一則行
推誠則化

問號令者所以齊其俗一其心故聖人專之慎之然則號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其故安在號令既行而心猶未一者其失安歸欲使下令如風行出言如響應導之而人知勸防之而人不踰將致於斯豈無其要

臣聞王者發號施令所以齊其俗一其心俗齊則和心一則固人於是乎可任使也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一人一心萬人萬心若不以令一之則人人之心各異矣於是積異以生疑積疑以生惑除亂莫先乎令者也故聖王重之然則令者出於一人加於百姓被千萬姓漸于四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

返也其在周易渙汗之義言號令如渙汗然一出而不可復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蓋謹於始慢於終則不一也張於近弛於遠則不一也急於賤寬於貴則不一也行於踈廢於親則不一也且人之心猶不可以不一而理况君之令其可二三而行者乎然則令既一而天下之心猶未悅隨者由上之不能行於已推於誠者也凡下從上也不從口之言從上之所好也不從力之制從上之所爲也蓋行諸已也誠則化諸人也深若不推之於誠雖三令五申而令不明也苟不行之於已雖家至戶曉而人不信矣聖王知其如此故以禮自修以法自理慎其所好重

其所為有諸已者而後求諸人責於下者必先禁於上是以推之而往引之而來道之斯行禁之斯止使天下之心顯顯然唯望其令聽其言而已故言出則千里之外應如響令下則四海之內行如風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人者矣又曰下令如流水發源蓋是謂也如此則何慮乎海內之令不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哉

十四辨興亡之由

由善惡之積

問萬姓親怨之由百王興亡之漸將獨繫於人乎抑亦繫於君乎

臣觀前代邦之興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地不能頓為寒暑必漸於春秋人君不能頓為興亡必漸於善惡善不積不能勃焉而興惡不積不能忽焉而亡善與惡始繫於君也興與亡終繫於人也何則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歸之歸之又歸之則載舟之水由是積焉君苟有惡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則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聖王知其然故則天上不息之道以修己法地下不動之德以安人修己者慎於中也慄然如履春冰安人者敬其下也凜乎若馭朽索猶懼其未也加以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憂樂同於人敬慎著於已如是而不興者反是而不亡者

自生人已來未之有也臣愚以爲百王興亡之漸在於此也

十五忠敬質文損益

問忠敬質文百代循環之教也五帝何爲而不用三王何故而相承將時有同異耶道有優劣耶又三代之際損益不同所祖三才其義安在豈除舊布新務於相反相異乎復扶衰救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又國家祖述五帝憲章三代質文忠敬大備于今而尚人鮮朴而忠俗多利而巧欲救斯弊其道如何

臣聞步驟殊時質文異制五帝以道化三王以禮教道者無爲無爲故無失無失故無革是以唐虞相承無所改易也禮者有作有作則有弊有弊則有救故

殷周相代有所損益也損益之教本乎三才夏之教尚忠忠本於人人道以善教人忠之至也故曰忠者人之教也忠之弊其民野救野莫若敬故殷之教尚敬敬本於地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故曰敬者地之教也敬之弊其人詭救詭莫若文故周之教尚文文本於天天道垂文而人則之故曰文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僂救僂莫若忠然則三王之所祖不同者非欲自異而相反也蓋扶衰救弊各隨其運也運苟有異教亦不同雖忠與敬各繫於時而質與文俱致於理標其教則殊制臻其極則同歸亦猶水火之相形同根於冥化共濟於人用也寒暑之相代同本於元氣共成於歲功也三王之道亦如是焉我

國家欽若五帝憲章三代典謨不易之道祖述而大
用忠敬迭救之教具舉而兼行可謂文質協和禮樂
明備之代也然臣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
禮損益始終若循環然其繼周者百代可知也臣觀
周之弊也爵賞黷刑罰窮而秦反用刑名祚因中絕
及漢雜以霸道德又下衰迨于魏晉以還未有繼而
救者是以周之文弊今有遺風故人鮮朴而忠俗猶
利而巧伏願陛下以繼周爲已任以行夏爲時宜稍
益質而損文漸尚忠而救僿斟酌於教經緯其人使
瞻前而道繼三王顧後而光垂萬葉則盡善之道亦
同之風不專於上古矣

十六議祥瑞

辨妖

問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斯道固
之興滅繫於天地之災祥歟將物之妖瑞生於時政
之昏明歟又天地有常道災祥有常應此必然之理
也何則桑穀之妖反爲福於太戊大鳥之慶竟成禍
於帝辛豈吉凶或僭在人將休咎不常其道儆戒之
徵安在改悔之効何明又祥必偶聖妖必應昏何則
明時不能爲無災亂代或聞其有瑞報施之道何繆
濫哉

臣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非
孽生而後邦喪非祥出而後國興盖瑞不虛呈必應
聖哲妖不自作必候淫昏則昏聖爲祥孽之根妖瑞
爲興亡之兆矣文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人氣而

生然則道之休明德動乾坤而感者謂之瑞政之昏
亂腥聞上下而應者謂之妖瑞爲福先妖爲禍始將
興將廢實先啓焉然有人君德未及於休明政不至
於昏亂而天文有異地物不常則爲瑞爲妖未可知
也或者天示儆戒之意以寤君心俾乎君修改悔之
誠以答天鑒如此則轉亂爲治變災爲祥自古有之
可得而考也臣聞高宗不聰飛雉雉于鼎宋景有罰
榮惑守於心及乎懋懿德以修身出善言而罪已則
升耳之異自殄退舍之慶自臻天人相感可謂明矣
速矣且高宗三代之賢主也有一德之違亦謫見于
物宋景列國之常主也有一言之感亦冥應乎天則
知上之鑒下雖賢主也苟有過而必知下之感上

常主也苟有誠而必應故王者不懼妖之不滅而懼
過之不悛不懼瑞之不臻而懼誠之不至足明休徵
在德吉凶由人矣失君道者祥反成妖悟天鑒者災
亦爲瑞必然而已矣抑臣又聞王者之大瑞在乎天
地添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百穀熟萬人安賦役輕
服用儉兵革偃刑罰措賢者出不肖者退聲教日被
謳歌日興此之謂休徵此之謂嘉瑞也王者之大妖
在乎兩儀不恭四氣不和風雷不時水旱不節五穀
不稔百廢不藏徭役煩征賦重干戈動刑獄作君子
隱小人見政今日缺怨讟日興此之謂咎徵此之謂
妖孽也至若一星一辰之瑞一雲一露之祥一鳥一
獸之妖一草一木之怪或偶生於氣象或偶得於陶

鈞信非休咎之徵興亡之兆也何則隱見出處亦不
于常明聖之朝不能無小災小沴衰亂之代亦或有
小瑞小祥固未足質帝王之疑明天地之意耳王者
但外思其政內省其身自謂德之不修誠之不著雖
有區區之瑞不足嘉也自謂政之能立道之能行雖
有瑣瑣之妖不足懼也臣竊謂妖祥廢興之由實在
於此故雖辭費不敢不備而言之

十七興五福銷六極

問昔周著九疇之書漢述五行之志皆所以精究天
人之際窮探政化之源然則五福之祥何從而作六
極之沴何感而生將欲辨行可明本末又令人財耗
費既貧且憂時沴流行或疾而天思欲銷六極致五

福此一此代於富壽納萬人於康寧何所施為可致於

臣聞聖人興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
至哉中和之為德不動而感不勞而化以之守則仁
以之用則神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濟萬物然
則和者生於中也中者生於不偏也不邪也不過也
不及也若人君內非中勿思外非中勿動動靜進退
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則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則和
樂生焉是以君人之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
和則萬物之生和於是乎三和之氣訢合細縕積為
壽蓄為富舒為康寧敷為攸好德益為考終命其羨
者則融為甘露凝為慶雲垂為德星散為景風流為

醴泉六氣叶乎時七曜順乎軌迨于巢穴羽毛之物
皆煦嫗而自蕃草木鱗介之祥皆叢萃而繼出夫然
者中和之氣所致也若人君內非中是思外非中是
動動靜進退不得其中故君不得其中則人不得其
所人不得其所則怨歎興焉是以君人之心不和則
天地之氣不和天地之氣不和則萬物之生不和於
是乎三不和之氣交錯堙鬱伐爲凶短折攻爲疾聚
爲憂損爲貧結爲惡耗爲弱其羨者潛爲伏陰淫爲
愆陽守爲彗星發爲暴風降爲苦雨四序失其節三
辰亂其行迨于襁褓卵胎之生皆夭闕而不遂木石
華蟲之怪皆揉雜而畢呈夫然者不中不和之氣所
致也則天人交感之際五福六極之來豈不昭昭

然哉臣伏見比者兵賦未減人鮮無憂時疹所加衆
或有疾德宗皇帝病人之病憂人之憂於是救之以
廣利之方悅之以中和之樂將使易憂爲樂變病爲
和惠化之恩莫斯甚也然臣竊聞善除害者察其本
善理疾者絕其源伏惟陛下欲紓人之憂先念憂之
所自欲救人之病先思病之所由知所自以絕之則
人憂自弭也知所由以去之則人病自瘳也然後申
之以救療之術則人易康寧鼓之以安樂之音則人
易和悅斯必應疾而化速利倍而功兼六極待此而
銷五福待此而作如是可陶三才繆濫之氣發爲
休祥毆一代鄙夭之人臻乎仁壽中和之化夫何遠
哉

十八辨水旱之災

明存救之術

問狂常雨若僭常暘若此言政教失道必感於天也又堯之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此言陰陽定數不由於人也若必繫於政則盈虛之數徒言如不由於人則精誠之禱安用二義相戾其誰可從又問陰陽不測水旱無常將欲均歲功於豐凶救人命於凍餒凶歉之歲何方可以足其食災危之日何計可以固其心將備不虞必有其要歷代之術可明徵焉

臣聞水旱之災有小有大大者由運小者由人由人者由君上之失道其災可得而移也由運者由陰陽之定數其災不可得而遷也然則小大本末臣粗知之其小者或兵戈不戢軍旅有強暴者或誅罰不中

刑獄有冤濫者或小人入用讒佞有得志者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棄者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或鰥寡孤獨有困死者或賦歛之法無度焉或土木之功不時焉於是乎憂傷之氣憤怨之心積以傷和變而為沴古之君人者逢一災遇一異則回視反聽察其所由且思乎軍鎮之中無乃有縱暴者耶刑獄之中無乃有冤濫者耶權寵之中無乃有不肖者耶放棄之中無乃有忠賢者耶內外臣妾無乃有幽怨者耶天下窮人無乃有困死者耶賦入之法無乃有過厚者耶土木之功無乃有屢興者耶若有一於此則是政令之失而天地之譴也又洪範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言不信不乂亦水旱應之然則人君苟能改過

違率德修政勵敬天之志虔罪已之心則雖踰月之霖經時之旱至誠所感不能爲災何則古人或牧一州或宰一縣有暴身致雨者有救火反風者有飛蝗去境者郡邑之長猶能感遠况王者爲萬乘之尊居兆人之上悔過可以動天地遷善可以感神明天地神明尚且不違而况於水旱風雨蟲蝗者乎此臣所謂由人可移之災也其大者則唐堯九載之水殷湯七年之旱是也夫以堯之大聖湯之至仁于時德儉人和刑清兵偃上無狂僭之政下無怨嗟之聲而卒有浩浩滔天之災炎炎爛石之沴非君上之失道盖陰陽之定數爾此臣所謂由運不可遷之災也然則聖人不能遷災能禦災也不能違時能輔時也將在

乎廩積有常仁惠有素備之以儲蓄雖凶荒而人無菜色固之以恩信雖患難而人無離心儲蓄者聚於豐年散於歉歲恩信者行於安日用於危時夫如是則雖陰陽之數不可遷而水旱之災不能害故曰人強勝天盖是謂矣斯亦圖之在早備之在先所謂思危於安防勞於逸若患至而方備災成而後圖則雖聖人不能救矣抑臣又聞古者聖王在上而下不凍餒者何哉非家至日見衣之食之盖能均節其衣食之源也夫天之道無常故歲有豐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縮聖王知其必然於是作錢刀布帛之貨以時交易之以時歛散之所以持豐濟凶用盈補縮則衣食之費穀帛之生調而均之不啻足矣

蓋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者可謂
不涸之食不竭之府也故豐稔之歲則貴糴而以利
農人凶歉之年則賤糶以活餓殍若水旱作沴則資
爲九年之蓄若兵甲或動則餽爲三軍之糧上以均
天時之豐凶下以權地利之盈縮則雖九年之水七
年之旱不能害其人危其國矣至若禳禱之術凶荒
之政歷代之法臣粗聞之則有雩天地以牲牢禱山
川以圭璧祈土龍於玄寺舞群巫於靈壇徙市修城
貶食徹樂緩刑省禮務膏勸分殺哀多婚弛力舍禁
此皆從人之望隨時之宜勤卹下之心表恭天之罰
但可以濟小災小弊未足以救大危大荒必欲保邦
邑於危安人心於困則在乎儲蓄充其腹恩信結其

心而已蓋羲農唐虞禹湯文武皆由此塗而王也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二

田

